

情俠

上部

老箫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上部）

荡遥侠柳玉亭在险恶的江湖上漂泊，结识孤儿出身的飞游侠江云霄，二人广交众友，除恶扬善，名闻天下。一天，太湖七义士进城访友时，遇苏州总兵邓子雄行凶作恶，七义士见义勇为，却被邓子雄打得惨败。原来，邓子雄即是十几年前杀害江云霄父母的仇人，当七义士前来求援时，江云霄率众义士血洗总兵府，邓子雄侥幸外逃。众人分路打探。早已对飞游侠恋慕不已的柳玉亭胞妹柳湘玉，乘机女扮男装，随飞游侠一道涉险江湖，演出了一幕幕生死曲折、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本书语言生动，情节起伏迭宕，武打场面逼真惊险，扣人心弦，是武侠小说作家苦心经营的一部长篇力作。

目 录

- 第一回 茂福祥二侠初相识
总兵府两杰救民女..... 1
- 第二回 江云霄剑斩蹕云雁
柳玉亭周济打鱼人..... 10
- 第三回 江大侠花园展奇功
柳小姐竹林看英才..... 18
- 第四回 柳湘玉羞做鸳鸯梦
陈子兰巧得紫电剑..... 29
- 第五回 仗义拦路罗滨被困
奋力酣战成方中鏢..... 37
- 第六回 江云霄大展神杀手
邓子雄绝处又逢生..... 48
- 第七回 水牢断索小姐施威
分路打探公子妙计..... 58
- 第八回 游梅园巧闻机秘事
闽县衙初遇三铁僧..... 66
- 第九回 江云霄酣斗三铁僧

	柳湘玉刀杀紫霞尼·····	76
第十回	空照庵双侠显身手	
	横林镇鸳鸯巧结义·····	86
第十一回	假新娘掌击张衙内	
	真公子偷听住店人·····	95
第十二回	湘玉力挫摘云妙手	
	云霄偷捉老店神弓·····	104
第十三回	巧送信韩飞遇救	
	搜绣楼玉梅施威·····	113
第十四回	乱杀无辜百姓遭难	
	仗义解危四侠对剑·····	123
第十五回	两剑客偷探八角阵	
	一谋士决策英雄会·····	133
第十六回	采花贼作恶遇侠士	
	刘总督逼亲会剑客·····	142
第十七回	酒宴厅巧夺八宝灯	
	篱竹院剑斩白蝴蝶·····	152
第十八回	游胜景鸳鸯对诗	
	闯水寨二侠施威·····	164
第十九回	江云霄一盗鱼肠剑	
	晏云生称霸九仙桥·····	178
第二十回	晏云生血洗芦花村	
	众好汉激战九仙桥·····	191
第二十一回	五英雄大闹紫虚观	
	两剑客二盗鱼肠剑·····	205

第二十二回	七剑客鏖战会山谷 一宗师神功退强敌·····	218
第二十三回	一侠士独闯镇江城 两剑客三盗鱼肠剑·····	232
第二十四回	设骗局血染长江水 解危难鏖战红沙滩·····	245
第二十五回	陈子兰巧打卖艺人 柳玉亭剑斩渺渺僧·····	257
第二十六回	沈家店假公子自刎 天禄府真小姐探情·····	270
第二十七回	南飞仙初露锋芒 静山王大显神威·····	282
第二十八回	小天仙掌击楚子雄 晏云生独霸英雄擂·····	294
第二十九回	假道士一掌除狂贼 真宗师鹰爪震群雄·····	306
第三十回	唐晚村透露机密事 江云霄涂面除洞玄·····	318
第三十一回	柳湘玉乔装刺总督 众好汉大破八卦阵·····	330
第三十二回	三洞村玉亭结亲事 酒宴前湘玉定终身·····	342

第一回：茂福祥二侠初相识 总兵府两杰救民女

明嘉靖年间，江南苏州。

这一天上午，阳光明媚，微风拂面，苏州城显得格外绚丽多彩。城中三街六市，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热闹异常，繁华无比。

此时，在荡漾桥边走出一位武生相公来。这人年方二十，上中等身材，粉白方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玉柱、口似涂硃，唇上有两撇八字小胡。头上戴宝兰武生相公巾，身披深蓝色英雄氅，内穿天蓝缎子袖箭袍，腰系一条红丝带，足下粉底快靴，腰间佩一把宝剑，长穗飘飘，刚毅中透着几分潇洒。此人正是苏州一大豪杰，姓柳名湘惠，字玉亭，人称荡遥大侠。他自小跟随父亲神行无影柳明学得一身好功夫，为人正直豪爽，专打抱不平，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为此城中百姓尊他为柳大侠，受过他好处的人则称他柳恩公。今日因闲暇无事，便到街上闲游一回，天近中午，觉得口中有些干渴，正要走进一家茶楼饮茶，忽闻那边一阵人喊马嘶，又见街上行人纷纷逃避，一片混乱，不知出了何事，便停步凝望。只见街口闯出一支铁甲军马队。他急忙闪

入人流中细细观看，原来这铁甲军马队是苏州总兵府的人马。前边有两队铁甲骑兵开路，后边是两员副将，拥着中间一个武将，只见他约有四十多岁，铁青的长脸，狮鼻海口、满面鬃须，头上是四品总兵帅子盔，上簪斗大红缨，身着四品总兵虎头朝服，腰系白玉带，足蹬四品朝靴。骑马仗剑，威风凛凛。这人正是苏州总兵过云雕邓子雄。紧随在他的后边则是他的六个胞弟，和几员副将，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如狼似虎。再后，则是一队队长枪手、大刀手。拥着一顶小轿，小轿中传出一个人的哭叫声。柳玉亭分开众人往前走了两步，刚要细看，突然轿帘被撕破，露出一个少女的头来。那少女约有十六七岁，袖子、领子都已撕破。虽涕泪狼藉，可那迷人的姿色却依依可辨。只见她哭喊道：“爹爹！快来救我！爹爹快来救我！”不管她怎么呼喊，兵士们还是照样抬着那小轿飞走。忽然一个衣服褴褛的老汉一边跌跌撞撞地追来，一边叫着：“老爷！老爷！你们不能抢走我的闺女！老爷！老爷！你们行行好吧……”一个铁甲军横刀喝道：“嗨！刁民不得撒野，我等追回一个逃走的使女，干你何事？”

“不！你们明明抢了我闺女，怎么说是使女？”老汉一边喊，一边踉跄扑来。那铁甲军见他纠缠不休便飞起一脚，把老汉踢倒在地，半晌爬不起来，只能朝铁甲兵们的背影痛哭失声。

街上的人们见铁甲兵已走远，便都围拢过来看那老汉。柳玉亭分开众人，来到近前，伸手扶起老汉。那老汉见有人扶他，哭得更加凄惨。玉亭问道：“老伯，你这般伤心，所为何事？”那老汉只顾哭叫道：“天哪！苍天哪！我可怎么活

呀！”忽听有人叫道：“老头，别光顾伤心啦！了事的人来了！这位是柳恩公，有什么事跟他说就是了。”那老汉听了，忙跪倒就拜：“柳大侠，柳恩公，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说罢磕头如鸡啄米。柳玉亭忙将老汉拉起说道：“老伯，不必如此，此处不是说话之地，到无人处你再细细说来。”说着他拉起老汉就走。众人一哄而散。

柳玉亭拉那老汉来到小巷内无人之处，捡个树荫下细问根由。原来，这老汉姓田名忠，在城南关田家湾住。他老伴早已下世，眼下只有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田老汉种菜卖菜，女儿小兰帮人做些针线，父女虽清苦度日，倒也安乐。田小兰是老汉独生女儿，虽然生活困苦，终日荆钗布裙，却仍然俏丽无双，聪慧无比。老汉视如掌上明珠，指望将来找一个称心的女婿，也好有个依靠。万万没想到，今日上午，小兰出外倒水，却被总兵邓子雄游猎的马队撞见了，不知是何人看上小兰，指使军丁们硬将小兰抢了去。等老汉发觉时，女儿已被抬走，这才一直追进城里。

柳湘惠听罢，直气得他牙关紧咬，火冒三丈。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唉，老伯不必难过，先悄悄回家去，切莫声张，我柳玉亭保证明早交还你女儿就是了！”

田忠听了，跪倒又拜。柳玉亭又拿出二两银子，好言劝慰。田忠感激零涕，千恩万谢，依言悄悄回到家中。

柳玉亭送走田老汉，调头向荡漾桥走来，一路走，一路暗想：这邓子雄好大的胆子，青天白日竟敢强抢民女，哪里还有什么王法？素日常听人言：邓子雄倚仗权势，目无王法，纠集了一伙江洋大盗、高手飞贼为党羽，终日里抢男霸

女，欺压百姓，强占民财，无恶不做。苏州一带百姓早已恨之入骨。今日强抢民女，却被我撞上，决不能袖手旁观！他暗暗打定主意，当晚必到邓家府走一趟，救出田小兰。

柳玉亭正低头闷走，忽听有人叫道：“柳大侠！多日不见，恩公一向可好？”他抬头一看，见是茂福祥酒馆跑堂的周二。忙拱手答礼。寒暄已毕，周二拉起柳玉亭的手说道：“大侠，多日不见，今日定要到酒馆喝几杯！”柳玉亭有事在心，极力推让，可那周二曾受过柳玉亭大恩，一直未有机会回报，今日见了，岂能放过？便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地把柳玉亭拉进了酒馆。

周二把柳玉亭安排在靠窗口的一张干净桌子上坐定，不一会儿便端上来四样炒菜，两壶好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吃了几杯酒之后，周二低声问道：“恩公，适才街上人声嘈杂，出了何事？”柳玉亭见店中的几个人只顾埋头吃饭，没人注意他们，于是便低低地向周二说了方才田小兰被抢一事。周二听罢，长叹一声：“苏州城里有这等横行不法之徒，百姓休想安生，唉！”柳玉亭愤愤地说道：“哼！我早晚要收拾他们！”周二又问：“恩公，七贤庄的七位义士们可好？”柳玉亭道：“他们倒也多日没有进城了，我正想前去探望，怎奈这几日却不得空闲。”二人正谈着，忽听有人叫道：“店家，打酒来！”随声走进一个武生相公来。一个伙计闻声迎了上去。只见这武生公子约有十六七岁，修长的身材，一张略带稚气的圆脸白里透红，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对透着精明的大眼睛，头上戴一顶天蓝色缎子武生巾，两条长长的飘带垂于胸前，耳边缀一朵颤微微天蓝色的绒球，身披

天蓝缎子英雄髦，内穿白缎箭袖袍，白缎中衣，腰系鹅黄丝带，足蹬褐色薄底快靴。腰间挎一把宝剑，绿色鲨鱼剑鞘，黄丝剑柄，人一走，一对长长的红穗来回摆动。越发显得神情潇洒，落落大方，于俊俏之中透出敏慧和刚毅。柳玉亭见了，不由得心中暗暗赞道：好人材！人们常说我柳玉亭是苏州出了名的美男子，可这位公子竟胜吾十倍！

那位武生相公已在柳玉亭对面的桌边坐定，店中伙计手脚利落，不多时酒菜齐全，那公子也不再言语，独自吃喝起来。柳玉亭在这边却情不自禁地呆看起来。他越看这位武生公子心里越是喜欢，禁不住动了结交之念，正想上前与那公子搭话，忽听周二说道：“大侠，听说最近杭州有一位大侠暗中出没，功夫甚是了得，杀富济贫，专替苦命人做事，人称飞游大侠，你老可认得？”“哦，我也听说过此人，只恨无缘相见，日后必去访他。”柳玉亭说罢又抬头向对面那武生相公望了一眼，想看看那人脸上的反映，可那人明明可以听到他与周二的话，脸上却无丝毫表情。这里周二又说道：“听说这位飞游大侠是天目山凌云观凌云道人的弟子，那凌云道人谷云飞是位剑仙，想必这飞游侠的武功也必定是世上少见啦！”柳玉亭又看了那武生一眼，故意放大点声音说：“要说那谷云飞倒不是别人，他是家父的大师兄，记得在十二年前，师伯来我家时，还曾教过我八仙剑法。”“哦，原来那位飞游大侠和你也不是外人了？”周二惊奇地望着柳玉亭。柳湘惠叹道：“可惜和他没见过面，以后有机会一定去拜访他。”

那位武生相公仍是低头吃酒，对柳、周二位的谈话毫不

理会。这里周二又陪柳玉亭吃了几杯，柳玉亭却一直用眼睛盯着那公子，但对方根本不抬头。柳玉亭再也按耐不住，站起来想过去和那公子搭话，忽听那公子高声叫道：“店家！快过来算帐！”店小二应声而来，那公子付了银子，起身便走。柳玉亭急忙叫道：“这位相公留步！”那人却回头笑道：“柳兄，小弟有件急事要办，不能与兄台一叙，恕罪！”说罢转身匆匆走出店门。柳玉亭不舍，追了出去，到了门外又叫道：“仁兄，只是少留！”那人头也不回，说道：“仁兄休怪，小弟不能奉陪，恕罪！恕罪！”说罢已纵身上房去，须臾之间，已踪迹不见。柳玉亭惊叹不已，站在那里发起呆来。心中暗暗思忖：莫非此人就是那位飞游侠江飞吗？可他为何去之匆匆？言谈之中，他好象认识我，可为何又不肯见我……，他究竟是谁？

“大侠！何故在这里发怔？”周二也赶出来叫他，他这才回到屋内，又闷闷的吃了几杯，便告辞回家去了。

晚上，柳玉亭在后园中练完了剑，回到屋中闷闷地喝茶，心中总是放不下那位武生公子。无心做事，便背着双手，在庭内踱着步。

一阵梆声传来，天已交二更，柳玉亭忽想起田小兰来，救人要紧，况且已经答应了那老汉，岂能失信？于是他换上一身夜行衣靠，系好百宝囊，背插蟠虹宝剑，一切准备妥当，吹灭灯，倒插门，来到外面，见满天星斗，一勾新月悬挂在东天，巡视四周，无人知觉，他这才飞身纵上屋顶，施展陆地飞腾之法，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直奔总兵府。

到了总兵府东大墙下，见四下无人，纵身蹿上墙头，伏

身于墙头之上，望见偌大的总兵府，那楼台亭阁、雕梁画栋，斗拱重檐，金碧辉煌，一片灯火，甚是宏伟壮观。

柳玉亭揭了半块砖头向院内投去，这叫投石问路，细心静听，见没有动静，就飘身进入院内。他转了几处，来到议事大厅。使了一个金钩倒挂，挂于檐上，向大厅内探望。只见大厅内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灯光下，只见群贼正在吃酒取乐。正中帅案上坐的正是总兵过云雕邓子雄。大厅两厢坐的是踰云龙邓子龙、越山虎邓子虎、踰云雁邓子英、夜游神邓子青、飞枪将邓子平，白蝴蝶于丛飞、花花太岁甘子剑、金枪将王子和、银枪将王子明、四脚蛇佟英、双枪将洪子玉、夜飞熊赵青、出洞虎李霸、小元霸吴太，双翅熊周炳、插翅虎韩奇、小武侯程明等。一个个大呼小叫、吆五喝六、划拳行令。堂中还有两个歌伎在乐曲声中翩翩起舞。看到这里，柳玉亭气满胸膛，有心下去杀个痛快，怎奈人单势孤，不敢造次。心中暗想：且让这等恶人多活几日，今夜救人要紧，还是去寻找那田小兰才是。于是他翻下屋顶，去寻找那姑娘。一路查看，一路暗想：邓子雄弟兄七人，如今厅内吃酒的只有六人，却不见老四混海蛟邓子洪，莫不是那田小兰是他抢来的……。正往前走，忽见迎面过来一个军丁，枪上挑着个大灯笼，上写着一个“邓”字，嘴里还哼着小调。柳玉亭躲在暗处，等那军丁到了近前，伸脚一绊，那军丁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没等他爬起来，已被柳玉亭一脚踏住，将蟠虹宝剑逼在那军丁的脖子上，低声喝道：“听着！不要嚷，你要是叫出一点声来，我就杀了你！”那军丁觉得脖子上冷森森的发凉，吓得哆嗦成一团，连连求饶。玉亭低声问道：

“我且问你，你们今天抢的那个姑娘现在何处？”军丁道：

“大爷饶命，那姑娘正在四老爷楼内，四老爷正逼她顺从呢！”“你们四老爷住在哪儿？”“我是四老爷亲兵，你放了我，我领你去。”“少费话！我只问你邓子洪住处在哪儿？”“老爷饶命！我们四爷就在这北院。”玉亭笑道：“好小子，我先不杀你。”说着将这军丁绑好，堵上嘴，放在暗处，便奔北院而来。

来到一院内，只见二楼灯光明亮，还有女子的叫骂声从楼上传来。他飞身上上了二楼，使个倒挂，探身下望。见混海蛟邓子洪满面怒气，坐在案后太师椅上，对面的柱子上绑着一个少女，那少女头发披散，衣服凌乱。两个能说会道的婆子正围在那少女身边苦苦相劝。劝了半晌忽见那少女把头一甩，露出气得通红的脸，正是轿子内那个田小兰。只见小兰骂道：“呸！丧天良的恶人！我就是不从！你要杀要剐随便吧！”

邓子洪气得小胡子直抖，“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喝道：“小贱人！给脸不要脸！来！给我狠狠的打！打！”话音刚落，从后边出来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大汉端来一盆冷水放在田小兰脚下，另一个大汉提起皮鞭在冰冷的水中沾了一下，然后猛的抡起，向田小兰身上抽去！

柳玉亭在外边看得真切，心中暗夸田小兰：好一个烈女子！回手拉出蟠虹剑，正欲翻身跳下，就听“哗啦”一声，后窗突然打开，接着跳进一个人来。那人带着个假面，头大如盆，眼大如灯，红红的长舌，披发獠牙，一身夜行衣靠，手提明晃晃的宝剑，直扑邓子洪。屋里的人都惊呆了，一个

婆子惊叫道：“不好了！来妖怪了！”屋里顿时一片混乱。跑的、叫的、哆嗦的、钻桌子的，乱成一团。邓子洪也惊呆了，他刚要操刀，只见白光一闪，扑！一声，他的头早被妖人砍了下来。一个丫环惊叫道：“哎呀！老爷的头叫妖怪咬去了！”这一声喊，屋内又是一阵大乱。又见那人几剑割掉田小兰身上的绳子，然后将田小兰挟起，破门而出。柳玉亭心中一惊：这人是谁？看举止倒象白天那公子！何不看个究竟？于是，他翻身下楼，追了上去。要知柳玉亭怎么救得田小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江云霄剑斩蹄云雁

柳玉亭周济打鱼人

且说那夜行人挟持田小兰，蹿房越脊，出了总兵府只往城南而去，一路之上施展陆地飞腾之法，速度极快，柳玉亭在后追赶竟觉得十分吃力，几次险些被甩掉。二人一前一后，爬过城墙，来到城外，又很快到了田家湾。那夜行人在村头一家柴门前放下田小兰，一把摘下假面具，低声说道：

“田家姐姐，休得害怕，我乃江湖侠士，特来救你，这就是你的家门，快些进去见你爹爹。我这有十两银子送你，你们父女俩速速逃命去吧！总兵府必派人来捉你，且记且记！”说罢把一锭银子放在田小兰怀中，田小兰如梦方醒，倒身下拜，一边磕头一边说道：“恩公在上，受小女子一拜，请恩公留下姓名，日后也好报答。”那人笑道：“大姐不必如此，我本行侠仗义之人，从不留名，小可去也！”田小兰再抬头时，那人已踪迹不见。她惊愕不已，忙进院叫醒爹爹，父女二人连夜逃命去了。

当那夜行人摘下面具时，柳玉亭在暗中早已看清，这人正是在茂福祥酒楼遇到的那位公子，心中大喜，待那人转身离去时，他顾不得田家父女，也追了上去。可是追了不远，

那人就不见了。他又在四周的竹林、树丛中寻找了半天，没有半点踪影，只好长叹了一口气，怀满惆怅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中午，天气燥热，没有一丝风，窗外竹林中的蝉声噪耳不绝，更使人发烦。柳玉亭连热带闷，便带着老家人柳洪，骑马到城南苏州河去洗澡。主仆在河中洗了一阵，玉亭又潜水捉了两条鱼，便回到岸上，在树下乘凉。放眼望去，只见两岸绿柳依依，河面上白帆点点，鱼船来往不绝，好一派江南泛舟图。正在这时，沿河北岸走过一个鱼夫来，那鱼夫约有四十多岁，一张清瘦的黄方脸，头上发髻带一个草圈，穿着一件无袖汗巾，一条土布裤子，高卷裤管，赤着双脚，肩上挑着满满一担鲜鱼，一路走，一边哼着江南鱼人小调。忽听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从北边乱树丛中的一条小路上，一个汉子策马飞奔而来，后边跟着十几个铁甲军。那鱼夫躲避不及，被撞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鱼撒了满地，马因受惊，直立起来，马上的汉子也跌下马来。那汉子爬起来，顿时大怒，高声骂道：“瞎了你的狗眼！敢撞我的马头？来人！快给我抓起来！”话音未落，十几个军丁立刻围拢过来。柳玉亭细看那骑马汉子，约有二十七八岁。浓眉恶目，长长的粉白脸，满面汗水。头上壮士巾、身穿紫花袍裤，腰系绿丝带、足下快靴，细腰长臂，腰上佩一口单刀，满脸杀气。柳玉亭看罢大吃一惊：呀！这不是总兵邓子雄的五弟蹄云雁邓子英吗？撞到他的马头上，岂不是惹下了杀身之祸？忽听邓子英又高声喝道：“快给我打！快打！狠狠地打！”军丁们举起棍棒向那鱼夫狠狠打去。那鱼夫被打得满地乱滚，嘴里不住的叫骂：“呸！你这狂徒！骑飞马撞倒了我，还打人，

你还有没有王法？”邓子英冷笑道：“哼！王法？老子就是王法！”说罢突然把鱼夫一脚踏住，拉出单刀，对准鱼夫的头砍去。这里柳玉亭一看不好，正要拔剑上前，忽听咣啷一声，邓子英的单刀飞走了半截，再看时，邓子英面前立着一个带面具的人，那面具跟昨夜里见到的那人一样。邓子英惊叫道：“你是何人？！”只见白光一闪，邓子英早被那人的宝剑挥为两段！军丁们立时大乱，大呼道：“不好了，妖怪又来了！快跑吧！”一哄而散。

带面具的人并不去追杀军丁，而是飞起两脚把邓子英的两段尸体踢入河中，然后把宝剑插入鞘内，一把摘下面具，扶起那鱼夫说道：“鱼翁哥哥莫怕，小弟乃江湖侠士，并非妖精，今日特来救你！”那鱼夫这才稳住神，细看了那人两眼，见是个天人般的公子，这才醒悟过来，急忙跪倒磕头不迭，口中说道：“多谢相公救命之恩，小的永生不忘！”那少年拉起鱼夫说道：“鱼哥不必如此，请问鱼哥尊姓大名？家住何处？”鱼夫说道：“恩公不知，小可姓鲁名忠，家住鲁家庄，不知恩公高姓大名？”“鲁兄，小弟浪迹江湖，何必留名留姓，况且小弟有件急事要办，不能与兄长谈。你赶快离开这里，一会儿总兵府定会来人，那时再走就迟了。明日中午，在你们鲁家庄东头老榕树下一叙，不见不散，小弟有要事相告！切记！切记！”那人说罢纵身上上了大树，一晃就不见了。这边柳玉亭想拦住那人已经来不及了。鲁忠呆了半晌，满腹狐疑，挑起鱼向西走来。当他走到柳玉亭面前时，玉亭叫道：“鲁大哥，且住，小弟有话要说。”鲁忠见树下站着一位二十多岁的武生公子，和刚才救他的人几乎一样俊